

門和16
1084
卷个

諸公之命久不復辭去予既返諸公幣復爲詩
別之所以致區區於二生而申景仰於廬山也
是日憲副陶公過白沙邑長丁侯鄉諸士友各
賦詩以贈帙成俾予序之

味月亭序

成化丙午春正月五牟何子有載酒過白沙對
月共飲延緣數夕告予曩夢遊仙甚適扁所居
第爲味月亭識夢境也願乞一言以歸予口占
一絕句云騎羊仙客去仙城風韻千年落杳冥



羅浮道士來何處笑倒君家味月亭戲謂子有
曰君不知羅浮道士耶嘗俛仰子之亭矣因撫
掌笑前此五年予被徵過郡通名子有之廬道
士卽予蓋寓意耳

贈容一之歸番禺序

容生卓錫無地從予游者十有一載未嘗對人
作皺眉狀入京師見聲利烜赫輒不樂語人口
古之仕者將以行其志耳徒食人祿而不知耻
雖吾不能以一日居生之志可謂篤矣顧以予

之疎繆不能輔其爲仁是生雖有美質而其學
未底于成由吾之虛名誤之也雖然生之志豈
易量哉聖賢之言具在方册生取而讀之師其
可者改其不可者直截勇往日進不已古人不
難到也但恐游心太高著蹟太奇將來成就結
果處旣非庸常意料所及而予素寒鈍胡能追
攀逸駕仰視 九霄之上何許茫茫生方銳意
以求自得亦將不屑就予又安知足履平地者
果爲何如也千里之行始乎跬步生慎由之陳

先生習忘久矣生歸見毅卿其亦以是語之

道學傳序

成化乙巳年閏四月作

自炎漢迄今文字記錄著述之繁積數百千年於天下至於汗牛充棟猶未已也許文正語人曰也須焚書一遭此暴秦之迹文正不諱言之果何謂哉廣東左方伯陳公取元所修宋史列傳中道學一編鏤板與同志者共之宋史之行於天下有全書矣公復於此留意焉噫我知之矣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

丘之好學也後世由聖門以學者衆矣語忠信如聖人鮮能之何其與夫子之言異也夫子之學非後世人所謂學後之學者記誦而已耳詞章而已耳天之所以與我者固懵然莫知也夫何故載籍多而功不專耳目亂而知不明宜君子之憂之也是故秦火可罪也君子不諱非與秦也蓋有不得已焉夫子沒微言絕更千五百年濂洛諸儒繼起得不傳之學於遺經更相講習而傳之載於此編者備矣雖與天壤其弊可

也抑吾聞之六經夫子之書也學者徒誦其言而忘味六經一糟粕耳猶未免於玩物喪志今是編也采諸儒行事之迹與其論著之言學者苟不但求之書而求諸吾心察於動靜有無之機致養其在我者而勿以聞見亂之去耳目支離之用全虛圓不測之神一開卷盡得之矣非得之書也得自我者也蓋以我而觀書隨處得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而茫然此野人所欲獻於公與四方同志者之芹曝也承公命爲序故及

之公名選字士賢浙之臨海人先公勿齋先生宰新城遺愛在民公稱其家學云

襍詩序

余自成化辛卯秋九月以來絕不作詩值興動輒遏之至今年夏四月余病小愈扶杖出門俯仰上下欣慨于心師友代凋知己悠邈殆亦不可爲懷及乎中堂童子絃歌蹶然厥中情危境逼因緣成聲積旬所爲凡得詩若干此外又有聞蛙聞杜鵑示跛奴詰李翁奴送西賓筆等通

若干詩微覺曠日既反于故戒晦日取閱之皆誠意所發辭不虛假序而藏之用示兒子

送李山人詩序

成化辛卯春永豐人李立武挾風水之術過白沙訪予一日以其術相地於蓬萊館指其上土渦謂余曰仰天湖也余不能識其然否西北歷崑崙之麓出入十二鄉環以青山蒙以白雲余於是俯仰樂甚李君既四顧無所得復歎仰天湖之勝以爲竒絕余於李君蓋各適其適也作

詩以貽之

送容一之如永豐詩序

縣主丁侯景仰一峯羅先生於旣歿乃以學生容貫克弔祭使如永豐而歸其賻于先生之子清極貫云當自永豐東走金陵謁木齋莊先生於江浦然後歸一念懷賢無間存歿可壯也歌以送之詩曰遷從江北話江西謁墓人來見木齋長江亦是東湖水何處吟風弄月臺今朝何事又離羣南北東西一片雲如此行藏都未定

白沙手集卷一
老夫扶病欲隨君

東圃詩序

南海范規從予游嘗聞規之父東圃翁朴茂於人無怨惡早歲出入江湖旣倦而歸圃於西江之潯花山之陰因寄號曰東圃東圃方十畝沼其中架草屋三間傍植花卉名木蔬果翁寄傲于茲或倚丈人蓀或抱漢陰甕興至便投竿弄水擊壤而歌四時之花丹者摧白者吐或飲露而食英或尋芳而索笑科頭箕踞樾陰竹影之

下徜徉獨酌目諸孫上樹取果實嬉戲笑語以爲適醉則曲肱而臥藉之以綠草灑之以清風寤寐所爲不離乎山雲水月大抵皆可樂之事也規別白沙去遊曹溪洞不相見數年矣一日復來與規語如聞陳子昂空太白賦感遇詩一喜一愕規亦奇矣哉比歸以東圃詩爲請且曰無以娛親故也予樂聞東圃翁爲人而憐規之志不可違也賦排律十韻以贈之東圃名真字則未聞也詩曰一老胥江臥瀕江一圃開林春

白沙手集 卷一
烟淡泊地暝月徘徊盡日扃茆宇殘年寄酒杯
山蹊人不到庭竹鳳飛來靜得丘園樂清無市
井埃雲封朝几白風入夜絃哀細雨携鋤去輕
筇看藥回江山吾晚暮梨栗爾嬰孩天上羣龍
遠花前獨鶴陪誰爲求仲侶心蹟總悠哉

記

韶州風采樓記

弘治己巳冬作

宋仁宗朝除四諫官其一人忠襄余公也蔡君
謨詩云必有謀猷禪帝右更教風采動朝端弘

治十年春韶守錢君鏞始作風采樓與張文獻
風度樓相望忠襄之十八世孫英走白沙謁文
以表之夫自開闢達唐自唐達宋至于今不知
其幾千萬年吾瞻於前泰山北斗曲江公一人
而已耳吾瞻於後泰山北斗公與菊坡公二人
而已耳噫士生於嶺表歷茲年代之久而何其
寥寥也則公之風采在人爭先睹之爲快如鳳
凰芝草不恒有於世也可知矣如公之才得行
公之志所謂障百川而東之回狂瀾於旣倒公

固
有
之
公
有
益
於
人
國
也
大
矣
雖
然
一
諫
官
豈
能
盡
公
哉
顏
淵
問
爲
邦
孔
子
斟
酌
四
代
禮
樂
告
之
顏
淵
處
士
也
何
與
斯
理
耶
居
陋
巷
以
致
其
誠
飲
一
瓢
以
求
其
志
不
遷
不
貳
以
進
於
聖
人
用
則
行
舍
則
藏
夫
子
作
春
秋
之
旨
不
明
於
後
世
矣
後
之
求
聖
人
者
顏
子
其
的
乎
時
乎
顯
則
顯
矣
時
乎
晦
則
晦
矣
語
默
出
處
惟
時
豈
苟
哉
英
乎
勉
諸
毋
曰
忠
襄
可
爲
也
聖
人
不
可
爲
也

豕州學記

立山復州治之幾年今雲南左布政使樂安謝公綬始領右方伯之命來廣西其民舉欣欣然喜而相告曰公復來公復來廬陵彭君栗適知州事問於諸父老諸父老蹠而言曰是再造我民者我何可忘吾州古蒙州也唐改立山縣國朝洪武間革爲古着巡檢司時草寇竊發民亾者過半比年以來猥獯橫據其地盜日滋而民日孤成化丙申巡撫都御史朱公英督兩廣軍征荔浦破賊賊懼招之僮老李恭著首遣其

白沙子全集 卷一
子來納款公前以叅議佐巡撫于戎議城立山
立山本州治在桂林平樂之間爲藩腹心今之
憂無控暴之地以居民耳州復則民定尋請於
上許之乃營立山是役也公與按察副使范公
鏞都指揮王公輔更主相之明年丁酉州治成
方進軍荔浦時桂山巖恃險後下一軍怒將盡
殲之公廉其脅從者得七百餘人釋遣歸農賊
以此傾信招所至猥僮視我立山咸來此公以
好生一念之仁代血戰數萬之兵也今也吾民

之亾者復復而爲州昔之戕吾民者今革面爲
編氓我有農桑我有塾庠生我有養死我有藏
公之再造我民也我何可忘於是彭君籍記諸
父老之言將碑於學宮以傳而謀於提學時可
周先生周先生三致彭君之懇於予俾爲之記
嗟乎彭君誠不私於公而思惠其州之人士乎
請爲言之七百死命歸農何致羣兇之納款州
亾州復在民何關於公之一念動於此應於彼
默而觀之一生生之機運之無窮無我無人無

古今塞乎天地之間夷狄禽獸草木昆蟲一體
惟吾命之沛乎盛哉程子謂切脉可以體仁仁
人心也充是心也足以保四海不能充之不足
以保妻子可不思乎 聖朝訪古設學立師以
教天下師者傳此也學者學此也由斯道也希
賢亦賢希聖亦聖希天亦天立吾誠以往無不
可也此先王之所以爲教也舍是而訓詁已焉
漢以來陋也舍是而辭章已焉隋唐以來又陋
也舍是而科第之文已焉唐始濫觴宋不能改

而波蕩於元至今又陋之餘也夫士何學學以
變化氣習求至乎聖人而後已也求至乎聖人
而後已也而奚陋自待哉孟子曰人皆可以爲
堯舜周先生師表一方彭君爲州守謁文山澤
之癯非俗吏是以冒言之諸生疑焉請質於周
先生其必有興起焉者甲倡焉乙和焉俛焉攷
攷其傳寢多其化寢博其於公也有光焉則斯
文也其猶庶幾泮水之頌歟於是乎書

程鄉縣儒學記

弘治癸丑七月作

潮之程鄉縣儒學傾圮久矣今按察僉事雩都
袁公慶祥處分以新之明年巡按廣東監察御史劉公纓分巡嶺東道僉事王公棻在來爲之
勸借財用或拓地以相其成凡學宮之設有文
廟有明倫堂前後位置所具皆同亦程鄉之舊
也袁公因地之形勢廣狹而更張之尊左則廟
次右爲堂皆南面而並峙此則學之大觀也廟
主以像世相沿襲有異授之嫌而未詳其所自
意者古以尸祭之遺意歟廟前樹杏爲壇夾以

兩廡戟門之東祠鄉賢西祠后土泮池在櫺星
門之內池之左爲宰牲所堂之東西偏爲兩齋
爲諸生號舍道義門與儒學門相望東廡之上
神庫西齋之上神廚廟與堂之間會饌堂居之
北列廡宇凡此皆出於袁公之規畫授圖於縣
令俾成之總之爲屋若干楹自辛亥迄癸丑三
易寒暑而後成其形勝雖極壯麗則亦天下之
通制不書可也袁公不以風教落第二義追惟
古先聖王立學教人之本意而作新之袁公所

白沙子全集 卷一
以聖于程鄉則不可不以告也今夫南面而堂
一以奉古之人一以居今之人卑尊竝立乎其
間此雖因地而寓形而教未始不存也夫子太
極也而人有不具太極而生者乎語以四科稱
羣弟子由漢而來儒者以言語稱者幾人以政
事稱者幾人以文學稱者幾人其間足以方駕
古人而絕塵於當世者亦鮮矣况德行乎顏子
超然有見於卓爾之地所以遨遊乎聖人之方
而玄同乎聖人之神者非可揣摩而得也故其

言曰夫子步亦步趨亦趨夫子奔軼絕塵而回
則瞠乎其後微顏子其孰能知之親切如此夫
苟從事於斯雖未卽優入顏域亦庶乎閔冉之
間而由求又有不屑爲者矣予嘗聞程鄉風俗
善多而惡少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
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跖之徒也夫三
尺童子聞人稱其善則喜稱其惡則怒是何心
哉予老矣彼將有感吾言而興起者乎縣令辛
君竟以袁公之命具其事之本末遣生員陳珀

乞記於予故爲之一言葉栢鍾譽楊偉咸以義
官董茲役栢又偕珀來謁文費莫大於納粟指
揮陳昂義官鍾華次之其餘助者又七十餘人
名氏多不能具載宜列之碑陰云

程鄉縣社學記

弘治庚戌秋作

國朝開設學校自胄監至于府州縣備矣惟鄉
之社學不列於官待有司而後興吉之永豐劉
侯彬由戊戌進士來令程鄉首以教化風俗爲
事相地邑中得東西員城得水南村北距城五

里得大枯樹南距城八十里各就其地之便建
學宮一所爲社學者四學宮之制正北爲正蒙
堂東西兩齋相向者無不同也其在東者堂後
考亭之祠前有春浣池詠歸橋皆揭之於亭其
在西者堂南考亭之祠其後退省有軒燕休有
所在南北者咸無焉此小子之學也是學也貧
富貴賤才不才共之無所擇於其人學宮旣成
侯以諭諸父兄諸父兄咸喜退各以其子弟來
受學則爲延師以教之買田租米一百石以供

東脩之需品量所給視所領子弟多寡東西各四十石水南之受二十石大枯成於諸學之後未有受焉縣東五六里有地曰周溪山勢自北而來迤邐南下峯四遶如城遠望不知溪發處但見自出山東北隅流入溶溶洋洋橫於坡陀之麓上有曲池狀如半月侯顧而樂之又愛溪之名尋卽其地構堂於曲池之上最高處圖太極圖於北壁前作講堂左右爲樓居樓外鑿二石井泉甘而冽謂之天泉井榜其門曰周溪書

院周溪之門少東過雲步橋北折數百步山曰雲洞與太極堂東西相望因闢地作亭寓之雲谷之號侯政暇輒往游焉瞻眺徘徊如有求而弗得侯安取於山水若是勤哉已上諸役及買田之費侯悉以其在官所當得者積歲成之一不以擾民教諭李君欽訓導陳君祿具圖與事遣生員鍾宏走白沙屬予記之古者王畿置小學於辟雍之側其在侯服邦國則列於庠序之右今之郡縣學古之大學也今之社學猶古之

小學也天下風俗美惡存乎人人之賢否存乎
教觀今之風俗則今之人才可知矣予嘗終夜
思之其不及古者有司非與庠序之設六經之
訓固在也以小學言之朱子小學書教之之具
也社學教之之地也其皆不可無也天下之事
無本不立小學學之本也保自然之和禁未萌
之欲日就月將以馴致乎大學教之序也然則
社學之興在今日正淑人心正風俗扶世教之
第一義也胡可少哉胡可少哉侯之心猶未但

已也曰我有司也資於何以治資於何以教山
名水名我思古人世豈無庶幾者乎於是爲之
意以感之爲之地以處之十數年問東西行過
程鄉者多矣未聞有吟風弄月而來足以副侯
之心者侯豈敢必哉或謂予曰侯來程鄉居幾
年寄懷山水之間不屑屑於簿書侯何心今且
去程鄉矣侯其埃溘斯世將高樓而遠遁乎以
是爲知侯予蓋不知也併記於是

重修梧州學記

弘治戊午三月作

百粵之區幾千里東望五羊西通八桂蒼梧界
其間皆古之名郡也成化改元都御史韓公始
於梧州開設三府病一學宮之不稱亟選地于
州城之南一里許遷焉弘治丁巳秋鄧公來總
督兩廣軍務謂不可以軍旅之事先俎豆於是
因前人之舊規而益修之凡韓公所欲爲而未
暇及者至是大備蓋昔之薄者厚之卑者起之
表柱石以壯闕門榜化龍而儕起鳳神厨神庫
交映乎前禮堂膳堂並立于後齋舍廊廡登降

階級莫不負然一新盛矣哉夫人之去聖人也
遠矣其可望以至聖人者亦在乎脩之而已苟
能脩之無遠不至脩之云者治而去之之謂也
去其不如聖人者求其如聖人者今日脩之明
日脩之脩之於身脩之於家國脩之於天下不
可一日而不脩焉者也明道先生言於朝曰治
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彼學政之不脩斯
道之難立後生無所興起無以成造就之功然
則風俗何由而正賢才何自而得耶因時而立

教卽物以顯義意者督撫所望於蒼梧之士寧不有在於斯乎有開厥先有成厥後喜二美之駢臻超八荒而獨立然後見夫子之門廓然洞開可望而不可卽况於廣坎尊嚴端凝灑落默契乎人心正大之所存與山岳而並峙顯著乎烟霞歲月之所積與大化而同流不可動搖不可束縛也哉此則病夫所自勵以佐督府所望於蒼梧之士者也州別駕謝君湖承督府命董茲役至是訖工復以教授鍾君偕生員陶荆民來徵記章於督府舊也督府命之義不可辭於是乎書

龍岡書院記

父兄不以其言爲子弟師業脩於身子弟習而化之其爲教也不一因其世箕裘異焉耳農商技藝各有教豈直士哉昔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道大行於天下孔子不得其位澤不被當世之民於是進七十子之徒於杏壇而教之擇善力行以底于成德其至也與天地立心與生民

立命與往聖繼絕學與來世開太平若是者誠孔子之教也大哉教乎今父兄愛其子弟教以六經誦之也惟恐其言之不熟講之也惟恐其旨之不明似矣不知其身之所教與七十子之進於聖人同歟否耶江西撫之樂安有龍江書院今都御史謝公綬六世祖均福始建與其弟均壽講學其中福後以宏詞領信州壽亦舉進士守來陽歲久棟宇就廢公之父某復卽其地而新之旣而諸子皆以文章取科第爲顯官公

謂其子琪曰書院無田奚以守琪買田百畝擇謹厚者掌之以供祭祀及束修之費公巡撫湖廣兩遣使走數千里至白沙謁文記之且以教其族之人予少無師友學不得其方泔沒於聲利支離於粃糠者蓋久之年幾三十始盡棄舉子業從吳聘君游然後益歎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取向所泔沒而支離者洗之以長風蕩之以大波惴惴焉惟恐其苗之復長也坐小廬山十餘年間履跡不踰于戶闕俛焉孳孳以

求少進于古人如七十子之徒於孔子蓋未始
須臾忘也謝氏之先以儒起家傳數世至公父
子兄弟皆能以文章取科第出爲當世用肩摩
踵接盛於一門其得於龍岡者不亦多乎雖然
父兄之教子弟之學將不但如是而已也今之
學於龍岡者一短檠課之外未有聞也公能亮
予言否耶橫渠先生語學者必期至於聖人而
後已予於謝氏豈敢謂秦無人

丁知縣廟記

弘治丁巳春作

丁侯爲縣六年卒于官歷觀我邑今自洪武迄
今求丁侯未有也侯仕不爲已耻以俗吏自居
始至著禮式一編擇立鄉老各數人使統之俗
淫於侈靡富者殫財貧者鬻產上無以爲教下
無以爲守俗由是益壞鄉都老以禮正之每歲
按民丁產輸錢謂之均平錢上下交侵民受其
害侯量入爲出歲輸以還使民不知有役民甚
賴之時有橫徵虐民必蹙眉曰守令之政在養
民坐視其困而不救安在其養民也力請罷之

雖以此得罪不恤也侯之性略於承奉而嚴於鬼神灌獻必親執事有恪春秋之祭肅如也凡祀典所載有功於名教者爲立祭田使人守之其不應祀者毀之至於接人也亦然可者與之不可者斥之其馭吏也不察察於案牘吏不敢欺其蒞衆也民服其威斷明察奸僞鮮作夫縣令官卑刑賞不加於天下而天下治忽由之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故予嘗謂侯用世才其有所試矣夫豈苟哉侯以仕爲學政暇必

走白沙往返歲月內不知其幾顧何取於白沙耶甚矣人不可無志也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侯亦無所不願學而切於救民急先務也死之日耕者弔於野行者弔於途有老嫗夜哭於其廬且往問之云嫗何哭之哀也曰聞歲役且至死者不可作已故侯之爲縣多可書其得民之實在節用去之十有二年邑人共立廟於白沙祀之如不得已焉者思侯之功表之非以徼福於神也後來繼令者亦將有感於

斯乎侯名積宇彥誠成化戊戌進士寧都人

肇慶府城隍廟記

弘治甲寅夏作

端陽城隍廟在刺史堂之西歲久就弊弘治癸丑冬郡守黃侯撤而新之命生員陳冕來徵記侯豐城人名琥予曩從吳聘君游往來劔水嘗一宿其家自侯來守端陽三年愈相傾慕安能已於言耶今天下府州縣有城郭溝池有山川社稷有神主之而皆統其祭者謂之城隍神制也不俟言矣然神之在天下其間以至顯稱

者非以其權歟夫聰明正直之謂神威福予奪之謂權人亦神也權之在人猶其在神也此二者有相消長盛衰之理焉人能致一郡之和下無干紀之民無所用權如水旱相仍疫癘間作民日洶洶以干鬼神之譴怒權之用始不窮矣夫天下未有不須權以治者也神有禍福人有賞罰失於此得於彼神其無以禍福代賞罰哉鬼道顯人道晦古今有識所憂也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說者謂吾之心正天地

之心亦正吾之氣順天地之氣亦順烏虜孰能
信斯言之不誣也哉侯治端陽民畏而愛之益
有志者也故專以其大者告之餘皆在所略

恩平縣學記

恩平古恩州之域 國朝置恩平驛隸陽江縣
今恩平堡是也堡立於成化之己丑先是西獠
入寇景泰天順間剽掠高涼以東亘數百里無
完城民爭起從賊遠邇巢壘相望此其地也成
化改元 聖天子念兩廣夷賊未平 命將討

之而用其偏師於此旣而賊勢復熾當道者以
恩平地四達難守簡畀我邑令鬱林陶侯素有
威略至則急擣其巢穴亦旣殺其桀黠者遂以
其衆還各郡縣且數萬人而慮其向背靡常卽
一旦復起爲患有如前日充斥其將何以待之
此堡所以建也成化丙申左都御史彬陽朱公
奉 敕總督兩廣軍務旣至環胝列郡昔常爲
賊所破者亟謀所以善其後謂恩平故多虞且
其地介數邑之間當東西行之衝送往迎來民

劬於道路者無虛日不知以堡爲邑便會我陶
侯亦以邊功累陞按察副使奉 璽書專經略
是方公於是俾侯成之區書旣定悉以 上聞
凡割陽江新會新興三縣人戶三千戶糧一萬
石縣仍驛名城以堡建無所改於其舊城之中
爲治戎之所東則縣治西則學宮旣成諸士子
遠近雲集學舍不能容誦絃之聲盈耳過者歎
曰美哉洋洋乎昔爲盜賊之壘今爲詩書之府
誰之力歟邑令翁君以書屬予記其事而於學

宮尤惓惓焉甚矣翁君之明而保民也自有邊
患以來狼吞虎噬以殘民之生人所知也湯沸
火烈以賊民之性人未必知也顛沛流離死生
利害怵于前而父子失其親兄弟失其愛鼓之
以鬪爭之風置之於水火之地則五品之倫五
常之性與生俱滅誠不可不懼也衛靈公問軍
旅之事孔子辭以未學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
矣自今觀之昔者軍旅之興雖以拯民亦以弊
民弊民之政孔子所不忍言豈得已哉今地方

寧謚文教聿新俎豆之事安可一日而不講耶
邑長俎豆其政而忠信發之學宮俎豆其教而
忠信導之諸士子俎豆其志而忠信體之習端
而俗正教立而風行民樂生而好亂者息士有
耻而慕義者衆則刑罰可省禮義可興囹圄可
空干戈可戢守令之責盡矣而君之志寧不亦
樂於斯乎予不文謹具其事始末與其所當先
者以復君碑於學宮俾來者有考焉君名儼蕭

陽人

